

21世纪年度小说选

2006
短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6 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
ISBN 978 - 7 - 02 - 005972 - 0

I .2... II .人...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5015 号

责任编辑:李建军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 剑 责任印制:李 博

2006 短篇小说

2006 Duan Pian Xiao Shuo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92 千字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16.375 插页 2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5972 - 0

定价 26.00 元

出版说明

我社自 1977 年起,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1994 年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21 世纪肇始,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我社决定恢复中、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

恢复出版的中、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21 世纪年度小说选》,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长期做下去的决心。《21 世纪年度小说选》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编一册,于次年元月出版;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应我社之邀,对当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广泛的研讨,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严格进行编选。在此,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1	两个人的车站	力 哥
17	拾婴记	苏 童
34	城里的好光景	曹多勇
50	荒原水站	曹建川
79	婚礼	赵 玫
95	天外之音	何玉茹
113	刀子	冯积岐
129	圣诞之夜	武晓军
139	老步枪	董立勃
158	桂爷	王跃文
175	深秋的小妮	叶 弥
185	成人礼	温亚军
196	水晶孩童	张惠雯
210	窑洞顶上的白刺花	姜贻斌
224	梦魇	杨显惠 烜 笠
242	水星与凰	邵 丽
258	西街魂儿	迟子建
279	玫瑰色的矢车菊	白 桦

313	灵魂纪事·····	欣 力
324	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	范小青
341	年夜饭·····	黄土路
363	老狗三毛的遗言·····	蒋子丹
386	苦荞·····	郭雪波
403	潜伏·····	张浩文
418	女上司·····	潘向黎
436	两个朋友·····	刘继明
449	1968 年的列车 ·····	孙春平
467	集装箱村落·····	严歌苓
480	青牛·····	李约热
497	和周局长共进午餐·····	赵 乙
504	吉祥如意·····	郭文斌

两个人的车站

过去,这里除了草原,还是草原,极平坦的一片,什么也没有。冬天一过,大地便葱葱绿绿,与湛蓝的天空衔接,衬上几朵白云,景致极美,大地也挺舒坦。

这里并没人烟,偶尔有放牧的来过,来过了,便走了。

而今,平畴百里却耸着一个平顶的建筑物。在天地的衔接处,裸出两条亮亮的瘦瘦的钢轨,蜿蜒蜒蜒的,伸展而来,聚结在建筑物门前,就分出三对,远远地来,远远地去了。

这是个五等站。两个人,一老一少,老的姓胡,少的姓李。

这一切的出现,带来了许多的不平静。

这是一条没正式开通的铁路,新线。

原来并不曾有这条铁路。这条铁路北上的尽头,出现了个大煤矿,便有一批批、一茬茬的人,浩浩荡荡地进去了。便有了热热闹闹的城市,那里的煤被连着趟的卡车往外拉。这样,就修了这条铁路,建了这个小站。

小李站在站台上,感到太阳有些凉,他就对着太阳呆愣了一会儿,不知怎么就笑了,属于很得意的那种。远远地望去,草地

上星星点点缀着绿，在枯黄一冬的大地上有种戏谑感。

地冒绿了。小李眯着眼，嗫嚅着，不像是对谁说的。

是。站在小李身边的老胡应诺，显得若有所思，目光溜得很远。

哎，站长。小李说。

嗯，什么？老胡显得漫不经心。

那个电视剧真好。小李咂咂嘴说。

小李这样的话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却从不乏味，一说起来，神情还那么亢奋。

那个片子挺动人的。男的死了，抢救军火列车，说是新线上的事。不知是哪条新线。小李说着，觑着老胡。

老胡脸上很板，很严峻。

说那个男的是局长的儿子。小李又说。

扯淡。老胡沧桑的脸蠕动了一下。

那个女孩子，挺美的，走上人行立交桥，手那么一扬，那块白手绢飘悠悠地落在了一个通过的车厢上。小李一副神往状，眼里透出某种希冀。

是不是又在想那个女孩子？老胡开玩笑，皱纹堆砌出来的笑，显出些不怀好意。

小李难为情地笑笑：哪儿呀，人家是演员。说了心里就流出一股暖意，抿嘴不再言语，杵在那儿想自己的心事。

老胡觉得玩笑有些唐突，想说点什么，张张嘴，却没说。

来了客车，不很快，但还是旋起一股绿色的风，掠过直直站立的两个人。两个人都不由自主扶了下大檐帽，盯着车尾，目不转睛。

妈的，该死的运转车长又没出来。老胡忿忿地骂。

两个人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列车，消失在天地之间，可怜巴巴的。

一天就这么两列客车，一列去，一列回。在这儿不停，正线通过，大都是些工程施工的旅客，通勤车。他俩要坐车，就要走上一站地。偶尔也有几列货车，临时性的，载些工程的材料。

在这儿除了他们两人，难见别人。只有每周一趟的生活车，才有幸见到几个熟人，很短暂的，匆匆忙忙地聊上几句。时常也有轨道车来这儿，载几个领导，视察一番，说些辛苦感谢之类的话。两个人傻乎乎地站着，随后，搭不上几句话，人家又一溜烟儿地走了。

老胡月月还能回趟家，而小李除了去单位办事，轻易不走。

小李想起了这些，脸上漾出几分笑来。

老胡察觉出来了，捅捅他说，想什么哪，你？

想你。

想我什么？

回家的事。

嗨，没意思。老夫老妻的，孩子一堆，成家的，没成家的，我一回家，他们都跟着蹭饭。这帮孩崽子。老胡骂着，却挂着一脸的幸福。

真好。小李深深地叹了口气。

好什么。不就是为了在新线解决一个孩子就业，要么我能进新线？老胡说。反正冬天一到，我就该退休了，你就该是这里的站长了。

也好，这里挣钱多。我在这里落段，支边费风沙费地区差费，钱多挣了不少。想花钱都没处找去，时间久了，兴许能混出个十万元户什么的。

小李显得挺满足的样子。小李是铁道兵，后改编为铁路工程局，才落段的。

老胡不接话茬。小李的话就成了自言自语。老胡将无聊的目光投放得很遥远。

一群说不上名字的什么鸟，叽叽喳喳，落下又飞起地嬉戏着，看上去有些滑稽。

冬天过去了，这些鸟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了。老胡说。

真是的，真是的。小李应答着。

小站也该有个名了。老胡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

是了，是了。小李说。

我说这站牌上，应该写什么字？老胡急了，指着两根水泥柱支起的水泥牌子说。

两个人的车站。好像有部前苏联的电影片子叫这个名字。小李若有所思地说。

无名车站。老胡剜了小李一眼。

阳光凉丝丝的，润润地铺射在灰色的路面上，不由得浮想联翩。闲起来的钢轨，贼亮贼亮，看上一眼，晃得好一阵难受。

那个通勤性质的客车终于在这个站上停下来了，一分钟，象征性的，根本没有旅客上下。

停车的头一天晚上，两人睡得不很安稳，翻过来，掉过去，谁都难抑喜悦，不住地唠嗑。天快亮才睡一小觉，醒来，天大明了。两个人慌忙地起来，揉着眼，打着呵欠，上了站台。

可睡好？老胡问。

天热。小李答。

盼到了中午，车到站，头到尾，站台装不下。

老胡在运转室里。窗扉敞开，灼热的气息，老胡感受得挺透彻。

站台上，小李的绣着绿杠的汗衫已经湿漉漉的，透视出绷紧的肉色，但还是挺挺地站着。

车前窜了一下，后晃了一下，停了。所有的车窗都伸几颗人头出来，车门却不见人下来。

屋里屋外的两个人都很失望，心中的阳光也暗淡了许多。

正对着两个人方向的车门，终于走下个列车员，很轻巧地下来，傲视了一眼小李。

瞬间的目光，立即使小李很抖擞。老胡也捕捉到了，也是目光闪烁的模样。

小李感触到这是个很丰润的姑娘，娴静静静的。她摘掉大檐帽，很潇洒地甩了一下长发，长发飘飘逸逸地张开，又合拢了。然后，双腿摆起灰色的裙裾，就那么款款地走，乳白的凉鞋跟，踩得站台唧唧地响。后来，那双穿着肉色袜的腿荡上车门，裙摆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

列车在小李的眼里也划着优美的弧线，消失了。太阳睁着血红的眼，歹歹毒毒的。

老胡走出来，拍拍小李。小李懒洋洋地笑了，笑出了许多意味。

挺好。老胡温温醇醇地说。

挺好。小李怯懦地将脸躲向另一方，鼻尖上的汗珠被阳光耀出晶晶的亮。

草原上已是苍翠苍翠的，有野花绽开了，黄的红的白的，葳蕤着，旖旎百态，嫩生生地张开，如女人的小口般吸浸着阳光。辽阔的草原，广袤的天宇，也是幽幽远远的。

从那天起，运转室的窗户多了许多内容，老胡和小李的心暖暖地向外眺望。那客车，一天去，一天回，歇两天，再往返。

小李的世界更充实了，天天举手投足都很潇洒，很轻松，车一到站，潇洒风度溢于言表。几乎每天都能准确地对准那车门，手中的信号旗，也抖出几分精神，流光溢彩。

那姑娘总是利落地下来，然后就那么轻盈地在站台上走几步，然后再矫健地攀上车门，袅袅娜娜的。

小李的天空便晴朗，便宽阔。即使她不走下车门，即使是雨

天，老胡在屋里，也会感到小李的那片阳光依然璀璨而耀眼。

小李怯着眼，一旁幽幽地瞅。列车员姑娘一颦一笑，他就会怦然心动。

老胡打趣说，看得出，你醉了。

哪呀，哪呀。真是的，站长。小李羞涩地笑了，又作深邃状。

你呀，唬不了我，看我老了是不是？我也从那时候过来的。老胡粗糙的脸上迷幻着某种渴望。

谁唬你呀？我看她很像电视剧中的女主人公。小李一副很消魂的样子。

别想得那么复杂，你大婶那会儿也是这样，现在还不是老了。

小李咂了一下嘴。

嘿嘿。老胡笑了，窃窃地笑。

怎的了？小李不解。

不怎的。我在想我与你大婶那会儿。老胡的眼里兀地闪射出两束灼人的光来。

男人们都挺羡慕我的，说我娶了个好女人，哪像现在一堆孩子累赘得没了模样。老胡说。

有经验吗？小李涎着脸问。

我给她写了封求爱信，她认为我文化高，就嫁给了我。

真的？

真的。以后多琢磨些书上的花花词。

能中？

能中。

一副灿烂的笑容，凝滞在小李的脸上。

老胡看见小李将一个饱满的信封递给列车员姑娘的那天，是在一场大雨过后。雨水汇聚的一条条小溪，涓涓地流，叮咚成

韵，怡然自得地欢唱着。

天地间湿湿润润的，清新豁朗的空气，吸到鼻子里便有种甜丝丝的感觉。这样的雨一次凉似一次，小李便穿上了那身灰色路服，神采飞扬地将信送给了那个列车员姑娘。

小李从那天以后，变成了另一个人，整天一副憧憬状，很少与老胡说话。

老胡透过窗玻璃窥视，小李早早地盼着，列车进站那一刻，立即使小李精神百倍，端端地望，眼神里透着专注执著的目光。直到车停，他才面向车门。

一开始，小李不知搭讪了一句什么话，换来对方一掬妩媚的笑。车远远地去了，他神气十足，饱蘸深情地唱出一首很熟悉的曲子，撩得老胡的心也跟着悠扬起来。

老胡暗笑着骂：这小子，痴了。

那天起，小李与列车员姑娘的接触丰富了。姑娘面对他时，他看她长得一张很精巧的脸，还是觉得与他心目中的形象有些距离；那双闪动的双眼，也没电视剧中的那个女主人公的动人心魄。

但在他的记忆里，仍旧浮现出她那天甩起的长发和那双很丰盈的双腿，以及那腿上的裙裾划出的彩色弧线。他想一想，便兴趣盎然，每次列车走后他就恍恍惚惚的，或是哼一曲悠扬的小调。

这时老胡又要感喟：这小子没出息。骂过了，就笑了。

送信后的第二天，小李早早就打扮起来，焦灼的神情忐忑忐忑。

等待，是对人的一种折磨。老胡悟得出。

中午才盼来那列客车。车门开时，小李迟疑了一下，才向前走去。

那个列车员姑娘递给他一个信封，白色的。老胡看见那个

姑娘的神情很温顺，很平和，动作从从容容的。

车走后，小李不再像以往那么站着，或唱点什么，没等车走远，便匆匆地跑进宿舍。

老胡吁出一口长气，想干点什么，却又忘记了。小李闷在屋里整整一个下午。老胡拽过门，门反插上了。老胡本打算敲门，想一想又没敲，叹口气，心不在焉地回到运转室。

傍晚，老胡做好饭，叫小李。小李才忧忧郁郁地出来，头发蓬乱，失神的目光呆滞地望了一下老胡，苦笑笑，接过碗，小口小口地吃。

老胡索然无味地望着，便望出小李的人生中的某些痛苦来。

太阳疲倦地睡去了，夜很晦涩地吞噬着星星点点的光亮。不知何处传来一声狼嚎，很悲壮，很雄性。

老胡心里紧了一下，看看身边挺挺站立的小李，仍显得无动于衷。

这里常有狼出没。老胡有一脑袋狼的故事，就说，好像有狼。

小李却想起了一首歌，就低声地哼唱，挺伤感。老胡听过这首歌，儿子唱过，好像是什么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老胡沮丧起来，想想又恨起自己来，妈的，怎么偏提到了狼，说什么不好。

晚风凉丝丝的，那歌声在空旷寂寥的夜空下，荡出怨怨哀哀的旋律，久久地盘绕着。

我家的两个大闺女，都是我给找的主。老胡不知怎么就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来，突兀兀的。

小李的心陡然一颤，有了许多莫名的好奇。

找的都是工人，工人实在。老胡说。

那也好，比咱强。新线，什么也没有。

怎么没有？

什么？

两个人的车站。

接下去的是沉默，难挨的沉默。

晚上有一列货车通过。两人接车，老胡打开手里的灯，又闭了，光亮飘忽忽地一闪，卷去了许多的寂寞。

哎。老胡说。

什么？

那个列车员姑娘。

人家有对象，就是没有，又有谁愿意来。小李说得挺沉重。

会的。你不是说电视剧里的女主人公进了新线吗？

扯呢。小李的口气很恼。

那天，客车停站，下来一批人，十多个，有男有女，大多穿着羽绒服，带了许多的东西。

小李看见老胡与他们搭讪了几句，看得模模糊糊，他就对着窗哈着气。窗玻璃上冻结了的霜花，遇热后成了丝丝缕缕的小溪向下流淌，将外面的世界支离得零零碎碎。

从那列车员姑娘送给小李信封那天起，小李和老胡换防。天天老胡接车，天天小李在屋里向外窥视。

开始，列车员姑娘还是下车，对老胡很平静地说了什么，而老胡却现出鄙夷之色。再后来列车员姑娘就不再言语了。再后来车门上走下来的不再是那个列车员姑娘了。

小李每天都在盼，心里便空空荡荡的，难过里又添了许多的苦味。

人走了，车也走了。

小李办完所有的行车业务，才走了出来。从暖洋洋的屋里走出，踏上雪地，外面的冷气，袭得他缩了脖子。

小李问，哪的？

老胡答，勘探队。

真好。小李自言自语。

什么？老胡疑惑。

这么多的旅客。

还会有有的。

好多女的？小李话说得有些莫名其妙。

好多女的。老胡说得也有些莫名其妙。

这里的一场雪，到春天才能化开。零下四十多度，吃的水也要用麻袋去背。一切美好的多姿多彩的景色，都被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北风冷凄凄地扫过，卷起一层层的白屑，将雪地清洁得一尘不染。

冬日仍显得一往情深，天仍显得高远，漫漫洒下阳光来，融融的，晶晶的，静如白帛，恬适着。

明天回家？小李问。

嗯。老胡应了，他想该说点什么。

小李也以为老胡会说点什么，静静地等着，半晌也没听到动静。

老胡感到那些话说得烦了腻了，就不想再说了。

老胡总觉得欠小李点什么。每想到这就自然想到自己的两个大女儿，都成了家，立了业，心里就泛出几丝酸涩来。多次回家前，老胡总是谈起认识的几个女孩子，或是同事家的，或是邻居家的。

那个丫头长得挺好。每次老胡回家前都这样说。小李听出话音，便生些优越感，酿出几丝甜蜜。这甜蜜一直延续到老胡沉重的身影，从车门走下来。

老胡回来后，回避着走前说的那些话。小李就有些恹恹的感觉，但每次他又希望老胡走前还能说点什么。

这次，老胡却什么也没说，目光游移着。

雪地上，一排排足迹踏破了雪的平静，分辨不出是人还是兽的行踪。

而这次老胡探家回来，却搅得小李很不平静。

记得那天的勘探队吗？老胡挺兴奋。

听说在咱这又发现了大煤矿，比北头那个还大。老胡说。

露天矿，一定是露天矿。小李有了热情。

这儿的人会很多。老胡也有了热情。

一定会成为城市的。

车站也得扩建。

至少也是个二等站。

叫什么？

什么？

我说的是站名。

憧憬站，或是神往站，或是幻想站。

不好。花花名词。

那叫什么？

还是无名站吧。

一簇稀疏的白云滑过小站的上空，在小站上很轻柔地投下几束相间的明暗来。

太阳出来，很温煦地普照着。挺拔的草便齐整整地冒了出来，晨露湿漉漉地拥抱着它们，茎叶闪着很小的光环。

世界一片纯情，涓涓的溪水急促起来。爽凉的风柔柔地拂在脸上，极惬意。

小李打了个呵欠说，晚上做了个梦，说的是咱们的车站，是人家给起的站名，挺好，但挺憋气，气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

什么站名？老胡问。

醒了，便忘了。小李很有些跟自己过不去。